



人民对帝国的抵抗 正面战场外的故事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Resistance Versus Empire

二战秘史

【英】唐尼·格拉汉姆 著

李亚男 译

新华出版社



人民对帝国的抵抗 正面战场外的故事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二战秘史

【英】唐尼·格拉克斯坦 著
李亚男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战秘史/ (英) 格拉克斯坦著; 李亚男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4

书名原文: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SBN 978-7-5166-0405-2

I. ①二… II. ①格… ②李…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175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7847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OPYRIGHT © DONNY GLUCKSTEIN 2012

First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London [www. plutobooks. com](http://www.plutobooks.com).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copyright@rightol. com](mailto: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二战秘史

作 者: 唐尼·格拉克斯坦

译 者: 李亚男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燕清创意

责任编辑: 张 程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 com](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3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405-2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前 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方版本比较容易被认识和发现。同盟国政府一向乐于在各种文件档案中，以及像伦敦和平纪念碑这样的公共纪念碑上宣告自己辉煌的胜利；除此之外，群众游行、电影、书籍和电视剧——比如《兄弟连》等——也都反复表现了盟军的胜利。其他的一些“证据”则显得比较低调和冷静：比如位于波兰格但斯克的维斯特普拉特半岛，它作为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的地方，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遗迹和悲郁的气氛；同样的，矗立在柏林市中心却毁于战火的威廉一世大教堂，至今仍见证着盟军空袭的威力。

相比之下，其他形式的战争——人民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隐蔽的，因此想要发掘它的历史面临着时间和空间上的挑战。完成这本书和探访出现在目录中的那些国家（当然还有一些由于篇幅所限没有收录进来），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和整个“二战”一样漫长。线索和证据被人为地隐藏起来。有时这种隐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如在挪威卑尔根仓库的屋顶上曾经秘密地藏匿过抵抗组织的无线电发射器；但是在某些时候，这种动机却是恶意的。在雅典的军事博物馆中，完全没有提到最终导致希腊解放的抵抗运动组织——因为它们在政治上过于激进。

在符合官方口径的前提下，也会有一些展示抵抗运动的博物馆，比如宏伟壮观的华沙起义博物馆、位于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未来派风格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博物馆、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麦抵抗运动博物馆，还有印度尼西亚日惹的费勒得堡博物馆中的立体布景。大多数抵抗运动博物馆都很

二战秘史

小，有时甚至就是不起眼的城镇或村庄中的一两间屋子；然而往往是这些简单朴素的地标会告诉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从新加坡的某个见证过印度国民军组建的安静的公园，到博格尼亚熙熙攘攘的中心广场，莫不如此。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包括墓地、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甚至还有那些专门为越战中“橙剂”受害者的后代们开设的工厂——他们都是因为父母的基因受损而先天致残。战斗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但凡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只要我们肯细心地去找，就必然会有所发现。

在我的家乡爱丁堡，这两场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尤为显著。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碑高高耸立在城堡岩（Castle Rock）街道的上端；沿着街道往下再走几百米，走下一段深色的阶梯，在铁路线附近一棵树下的角落里，才会看到一块金属的牌子，尺寸比这本书大不了多少，上面的铭文表明这是为了纪念在西班牙内战中为抗击法西斯而死去的人们。我真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为读者全面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二战”印象：一种悖论	(1)
1. 西班牙：“二战”序曲	(22)

第一篇 南斯拉夫、希腊、波兰和拉脱维亚：地处集团之间

2. 南斯拉夫：大国力量的均衡	(36)
3. 希腊：盟军与抵抗组织的战争	(55)
4. 波兰：华沙起义	(86)
5. 拉脱维亚：逆历史潮流而动	(110)
结论	(130)

第二篇 法国、英国、美国：盟军阵营内部的分歧

6. 法国：帝国的荣耀与抵抗的意识	(134)
7. 英国：团结的幻象	(154)
8. 美国：民主军火库中的种族主义	(177)

第三篇 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在邪恶轴心之下

9. 德国：保守派和极端左翼力量 (202)

10. 奥地利：抵抗运动与统治阶级的投降 (217)

11. 意大利：工人阶级与两场战争 (225)

第四篇 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不一样的敌人

12. 印度：从饥荒到独立 (260)

13. 印度尼西亚：轴心国、同盟国与人民的对抗 (284)

14. 越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破 (310)

第五篇 中国：两个平行的战争

15. 中国：两个平行的战争 (334)

结语 (342)

年表 (354)

导论 “二战”印象：一种悖论

在 20 世纪的各种冲突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显得尤为独特。其他的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或者是阿富汗战争等，一开始都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被不负责任的媒体煽动起来的，一旦残酷的现实和政府的真实动机从宣传烟幕的背后显露出来，所谓的“公众支持”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摆脱了这种范式，它自始至终都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其良好的声誉直至今日也没有受到玷污。

可以想见，在那些被轴心国蹂躏的国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败会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欢愉。但是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却发现：战争受认可的程度只有在死亡人数上升时才会逐渐增加。公众对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率从未低于 70%，然而与此同时，对和平倡议的支持率却在不断下降。^①

“大众观察”组织（Mass Observation，英国的一个社会研究机构，成立于 1937 年）的志愿者在做民意测验的时候发现，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比比皆是。他们坚持不懈地记录下偶然听来的谈话以及深思熟虑后的公开表态。这些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早先“虚幻的战争”（亦即，公开宣称进入

^① 与希特勒实现和解的方案在 1941 年获得了 20% 的支持率，这一数字在 1945 年下降到了 15%。参见：H.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New Jersey, 1967, p. 48.

二战秘史

敌对状态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阶段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看法: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去攻击意大利或是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采取行动”; 一名观察者甚至注意到“任何有关进攻性行动的消息都能获得压倒性的拥护与支持”。^① 如今的帝国主义者已然不需要在街头鼓噪呐喊来为他们的轰炸行动争取普通民众的经济资助, 但是在 1940 年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 一个被称作“战斗机基金会”(Fighter Plane Fund) 的组织得以创立, 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募捐活动几乎涉及了每一个个人……”^② 若干年让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和大量的人员伤亡并没有使人们的热情冷却, 1944 年诺曼底登陆的消息还是在民众中唤起了巨大的狂喜:

孩子兴奋地大声喊起来: “爸爸! 第二条战线开打了!” 父亲急匆匆地冲下楼, 一边手忙脚乱地去拧无线电广播的开关, 一边急切地问: “我们发起进攻了没有? 说真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全家人本来是要坐下来吃早餐的, 但是太激动了, 激动地忍不住想要冲出去——到所有能去的地方去, 去敲开邻居们的大门, 好弄清楚我们的进攻是不是已经开始了。^③

“大众观察”组织的问卷调查直至最后都没有显示出公众对战争的厌倦。

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位苏联红军军官——德米特里·洛萨, 更是把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赞誉为“神圣的战争”:

战争在 1942 年 6 月 22 日那天向我们袭来, 带来了鲜血和眼泪, 带来

① 参见: Mass Observation, File report 301A, June 1940. First weekly morale report, p. 4.

② 参见: File Report 301A, June 1940. First weekly morale report, p. 34.

③ 参见: File Report 2131, July 1944, p. 2.

了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它摧毁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悲惨的死亡……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四年当中悲愤横流的眼泪都收集起来，把它们倾倒在德国的土地上，那么这个国家将会置身于一片深沉而无边的海洋之下……^①

即使已经过去了7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魅力依然持续不散。就像洛萨曾经预言过的那样：“经历十代乃至百代之后，真正的爱国者仍然不会忘记这场战争。”

其他的军事事件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催生了如此之多的历史研究、小说和戏剧作品。现有的战争电影中几乎有50%左右都是以“二战”为题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题材所占的比例则分别是12%、2%和2%；其他的题材——比如古代罗马帝国或是战争科幻作品等——构成了剩下的三分之一。^②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它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可还真是令人感到惊奇。一位日本评论员关于战争中伤亡数字的看法很是值得我们警醒并铭记，他说：“我们不能把死者仅仅简化为冰冷的数字，他们每一个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个体，有不一样的名字、各不相同的长相……我的哥哥也在战争中死去，他或许只是数百万人中毫不起眼的一个，但是对我来说，他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哥哥；对我的妈妈来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长子，没有谁能替代。所以我们在编制死亡名单的时

① 参见：D. Loza, *Fighting for the Soviet Motherl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Nebraska, 1998, p. 211.

② 依据 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的一项调查，参见 www.imdb.com。数据源于2008年1月20日的搜索结果，对列表中的5526部战争电影进行了10%的抽样检测。

二战秘史

候，应当认真地、逐一地核实。”^①

统计数字是惊人的。在1914 - 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达到了2100万；^②长达20年的越南战争则造成了约500万人的死亡；^③在以美国为首的三年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失去了65.5万条生命。^④虽然1939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尚没有确切数字，但有资料显示，至少有5000万人丧生于战火，而其中2800万是平民。中国单方面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英国和法国死亡人数的总和。^⑤

为什么这种大规模的杀戮最终并没有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声誉？原因在于人们广泛且持久地持有这样一种信念：这是一场“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正义战胜了不公，民主战胜了独裁，宽容和解战胜了种族偏见，而自由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特克尔（Terkel）的美国口述历史精准地概括了这种信念：

一名电台音乐播放员对此回应说，“这和你们其他的战争不一样”……这不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种观点同样也得到了我们大多数人由衷地认同。毫无疑问，我们的敌人是卑劣和残暴的刽子手，是大屠杀的制造

① 引自 H. T. Cook and T. F. Cook,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1992, p. 335.

② 参见：J. G. Royde - Smith (ed.)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World War One”, p. 50, and table 4. Accessed 15 January 2008.

③ 参见：Agence France Press, news release, 4 April 1995.

④ 数据来源于某美国和伊拉克流行病学专家的研究团队，参见：D. Brown, “Iraq war: Study Claim Iraq's ‘Excess’ Death Toll Has Reached 655, 000”, in *Washington Post*, 11 October 2006.

⑤ 参见：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1995, p. 289. 《大英百科全书》中收录的这一数字在3500万—6000万。

者。只要有这样的对立方存在，这场战争就始终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那些有可能会抵制“你们其他的战争”的人们，也始终会不吝奉献他们热情的支持。^①

洛萨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在作品中写道：在东方战线上，“人们建造了一堵坚实的墙壁，用来抵御那些压迫者、侵略者、小偷、凶手、堕落的人和法西斯暴徒，抵御所有这些败类和人渣。他们对这些令人讨厌和痛恨的敌人报之以完全的、极端的憎恶！”^②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本质的一面在于：千百万人被动员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专制暴政和无情的压迫；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持有这种理想和信念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被欺骗和被胁迫。他们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和手段都深恶痛绝，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想和这样做。由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的美国著名反战宣传电影《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 1943）解释了这种正当性：轴心国集团想要通过暴力“征服世界”。^③这无疑是事实，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德国人宣称的所谓“生存空间”，或是意大利人梦想的“重建罗马帝国”，再或是日本人醉心的、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都无法掩饰法西斯分子的狼子野心。

一些事例足以说明：如果轴心国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人类社会来说将意味着什么。纳粹分子以所谓“种族差别”作为他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基

① 参见：S. Terkel,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1984, p. 13.

② 参见：Losa, p. 211.

③ 《我们为何而战》的第一部于1943年5月27日上映，又被称为《战争序曲》。这是美国政府官方主持拍摄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在公映之前曾经被用作美军的训练教材。

二战秘史

础。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他们剃光了被送进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Treblinka Death Camp）的犹太女性的头发，把头发送到德国去制造床垫，而把犹太妇女送进毒气室杀掉。这就像是一套程序，从抵达到死亡的时间被规定为短短的10分钟，每天有1万—1.2万人就这样死去。^①然而：

因为有些犹太妇女的孩子过于幼小，还在母亲的怀里吃奶——这在给她们剃头发的过程中可是个不小的麻烦，于是这些婴儿一下火车就被人从母亲的怀里夺走，扔进一个巨大的壕沟。等到凑够了足够数量以后，他们就会被杀死并被扔进火里烧掉……也有一些母亲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是如果这给剃发的工作带来妨碍的话，就会有一名德国守卫走上来，拽着孩子的腿把他抢走，然后用力地摔在营房的墙上，直到手里剩下血肉模糊的一团尸体为止。^②

虽然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种族主义倾向稍弱一些，但是他们在1935—1936年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埃塞俄比亚旧称）的过程中也使用了令人痛恨的手段，比如毒气。墨索里尼的儿子在当时是一名飞行员，他把这场战争描述成一项“美丽的运动”：

当炸弹落入一队骑兵中间把他们炸飞的那一刻，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在一瞬间绽开了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这一切真是格外有趣。^③

日本在中国制造了遗臭万年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军队野蛮地杀死了20多万中国男子，至少有两万名中国妇

① 参见：A. Tusa and J.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London, 1983, p. 200.

② 参见：M. Gilbert,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London, 1987, p. 457.

③ Vittorio Mussolini (son of the Duce) 引自 R. Cameron, *Appeasement and the Road to War*, Fenwick, 2002, p. 23. 另见 T.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London, 2009, p. 25.

女被强奸（她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后来也死于日军之手）。^①

然而，即使是盟国的军队终结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兽行，也不能完全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一场“好的战争”。战争中非人道的行为并非全是轴心国的罪恶，美国在广岛丢下的原子弹也是暴行的一种。进一步说，那些盟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他们最终的目标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也不完全一致。抛开那些官方的说辞和宣传口径不谈，要是相信英国、法国、苏联或是美国的任何一个政府真的会反对“征服世界”的原则，那才是荒谬的。

以《大西洋宪章》为例，它曾经被英国《泰晤士报》赞誉为“汇聚了全世界正义的力量”、“一切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和重建”。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签署联合宣言，声称要确保“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旗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斯大林也随即发表声明，称“苏联将对《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给予全力的支持和赞同”。

可当丘吉尔把《大西洋宪章》的内容带回到英国议会下院的时候，他却强调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章的）这一原则都不应被用于解释大英帝国内部的各种政策……”，它只适用于“那些正处于纳粹统治之下的欧洲国家和民族”。^②但是，即便是这种有限定条件的解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仍然不免被忽视。1944年10月，英国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商定：之前的共识“过于粗糙，甚至显得有些冷酷无情，所以不能作为

① 依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战犯时使用的数据，详情参见：S.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London, 1994, p. 102. 另说，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26万—35万，参见：I.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Harmondsworth, 1997, p. 6. 日本法西斯还从事生物战争研究，在此期间，英国战俘曾被用于炭疽病、伤寒和破伤风的感染实验以及活体解剖等。参见：Harris, p. 113.

② 参见：The Times, 10 September 1941.

二战秘史

任何公文的基础……”双方另外达成了一项秘密的“百分比协定”(Percentages Agreement)。然而，在自负和虚荣心的驱使下，丘吉尔最终还是对这一协定的产生和内容作了公开说明：

这是商谈的有利时机，因此我提议说……如果你们（苏联）在罗马尼亚占据 90% 的势力范围，而我们（英国）在希腊占据 90% 的势力范围，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 50% 如何？在翻译们忙着把我的话转达给斯大林的时候，我拿过半张纸，写出：

罗马尼亚

苏联	90%
----	-----

其他国家	10%
------	-----

希腊

英国	90%
----	-----

（与美国协调一致）

苏联	10%
----	-----

南斯拉夫	50% - 50%
------	-----------

匈牙利	50% - 50%
-----	-----------

保加利亚

苏联	75%
----	-----

其他国家	25%
------	-----

我把这张纸条推给斯大林，那个时候他正在听翻译说话。现场出现了短暂的静默。片刻之后，斯大林拿出一支蓝色的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对钩，然后又推回给我。一切都解决了，所用的时间比把这件事写出来的时间还要短一些……我说：“看起来我们好像是以随随便便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些和千百万人性命攸关的事情，这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些玩世不

恭？还是把这张纸烧掉算了。”斯大林却说：“不，你留着吧。”^①

虽然美国方面没有参与莫斯科会谈，但它寻求和平的方式也未见有多么公正和高尚。正如一名政治领袖所言：“按照目前事情的进展来看，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的和平以及我们将来要实现的和平，是要确保我们的石油和黄金的安全，确保全球航运的安全……并不涉及什么道德上的目的的……”^② 罗斯福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赫尔则进一步解释说：这或许不牵涉什么崇高的道德目标，但是美国将会引领“一个崭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主要是出于纯粹的国家利益考虑”。^③

两场战争

同盟国政府与那些为反对暴行、压迫和独裁而战的人们的目的大不相同，二者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这是本书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基于此，1939—1945年间发生的那些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并不能被粗略地归类为一场单一地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斗争；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内，同时进行了两场不同的战争。

这一观点虽然不符合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性看法，但却是基于克劳塞维茨业已得到公认的论断：“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④

作为“以交战替代外交文书的一种策略……任何战争所必需的决策

① 参见：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198.

② 参见：A. MacLeish, quoted in H.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0, p. 414.

③ 参见：C. Hull, quoted in Zinn, p. 414.

④ 参见：C. von Clausewitz, *On War*, Harmondsworth, 1968, p. 119.

和具体规划都不能脱离对政治关系的洞察”。^①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导致了轴心国与同盟国集团之间的战争；但是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则引发了另外一场战争——一场由民众发起并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战的战争。这种现象在超出各国政府控制的抵抗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两场战争”的论调与其他各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都不尽相同。盟国政府倾向于认为他们和他们的人民是团结一致的，是一体的。比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欢迎苏联加入同盟国阵营时，就坚决主张一笔抹掉之前所有的分歧与矛盾：

纳粹政体的极恶之处……在眼下，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摧毁希特勒，进而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这不是一场阶级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整个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党派，全部投入其中的战争。这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②

尽管存在公开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对丘吉尔言辞间（对共产主义）的冒犯表现出太多的反感，他赞成唯一的目标是“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制度”。^③ 两人都坚定地站在反对轴心国集团的立场上，这并不是因为轴心国集团威胁到了“全世界各个地区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民族”，而是因为德国及其同伴威胁到了盟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掌控权。

① 同上，参见 C. von Clausewitz, *On War*, Harmondsworth, 1968, p. 406.

② 参见温斯顿·丘吉尔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日发表的广播演说。BBC broadcast, London, 22 June, 1941.

③ 参见：J. Stalin, 6 November 1942. 引自 A. Marwick and W. Simpson (eds), *War, Peace and Social Change: Europe 1900 - 1945*, Buckingham, 1990, p. 84.